

生活感悟

不泯“求学梦”

朱明贵

人的一生中,有太多的遗憾。“心灵鸡汤”里劝人丢掉遗憾,面向未来的劝慰我也是“喝”得不少,而且自己已是可以将诸事“放下”之人,可这份遗憾要么不提,一提便满心的不甘。我恨啊,恨没上够学,恨没考上大学!这样的遗憾放在睡眠里是梦,放在平常的生活中是叹,虽然不是什么值得提倡的生活状态,但也不妨能让正处校园的孩子们从中感到些许领悟。

我是“60后”,到了1978年的夏秋之交,18岁的我便与校园作别,成了一个村小的代课教师。虽然在其后的工作过程中参加过或长或短的培训、速成、成教之类的继续教育式学习,但我终究未曾走进过大学校门。那些学结考发的证书尽管说可“抵”大中专的学历,而我在所有填列上报的履历表学历一栏写着的全是“高中”,我的低调风格,也是从那样的年代形成的。

真的不堪回首我那9年的学程。

8岁那年初秋,妈妈把我送进生产队用放农具的库房改成的所谓学校,我的首任老师竟是生产队会计兼的。到了二年级,这位会计老师已然无法胜任,我们只好被安排到大队小学与当时的三年级同室异教,是所谓实在学不进什么东西的复式班。小学毕业去邻队上初中,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我们一半天时间帮大队部抄大字报,一半天时间参加劳动锻炼,一个星期上不了几节课。说时迟,那时快,一晃两年后到了人民公社所在地的小街上高中,一半天时间用在了上学放学的路上,一半天时间耗在包括时常去校办农场干活以及忙假回家帮工什么的,真正坐在教室里的时间依然很少。虽然几位教我们高中的来自苏南的老师都非常“来聊”,但面对这班基础太差,定不下心来系统学习的孩子也无能为力。上世纪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我们1978年高中毕业,四个班参加高考,最有希望考上的夏同学恰恰临上考场睡过了头,结果“全军覆没”,剃了个“光头”。

因为偏科,我除了语文、政治得了些许分数,数理化差得稀里哗啦。记得当时考场之上,有的考生枕着陌生的考卷,竟美美地睡了。

望着小小的我就这么与学校失之交臂,丁逢春老校长舍不得、不甘心,主动找我父亲协商让我复读再考。望着稍长于我的大哥哥们都去“挑河”,父亲一句“随他,反正想办法帮他找份工作,这么丁点大,哪里挑得动泥担子?“,我选择了不再上学,且在一段不长的代课经历后,我成了基层供销社购销站生活资料门市部的一名学徒。

接下来的日子,切切实实地让我深感知识的重要。销售家电商品,对一些带有拼音或英文标注的使用说明书,我无法向顾客解释示范;做作家梦学习创作,一大沓子手写剧本文稿送给一位文人看,文人一个劲鼓励,希望我先从写好记叙文、小故事开始,循序渐进地发展自己的爱好。文人就是心径幽深,个中之意很清楚,一个肚子里没多少墨水的所谓高中生竟想搞什么

文学创作写电影剧本,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呀!

从此,如梦方醒的我是真的走进了无尽的“求学梦境”。也许是总抹不去丁校长找我父亲说情,让我复读再考时的情切之景,或许是自己在工作中对知识需求的无以能及,这些心脑感应上的叠加形成了一个梦境,总是在我睡去后入驻我的梦乡。真的,二、三十年了,我一直做着一个情景相同的梦——上学。梦外,工作着;梦里,我则放弃了工作,坐到了当年读高中的课堂,老师还是那些老师,只是同学在不断更新。一年又一年,我几乎很少缺课,但就是不参加高考,除了我无学籍,无准考证,不可以进考场,更多的原因是一直以为自己考不上。

人说梦幻有深浅,这个经常做的梦,到了深处我会在初醒后坐在床上,下意识地求证此时自己是在梦里还是在梦外。每每以一声感叹再次倒下睡去,依然是满脑子的上学、听课、作业、测试……



革命代代如潮涌

陆军 摄

切记,“九一八”!

陈继康

警报关鸣悲愤腔,
秋风萧瑟掠三江。
些许小鬼翩跹舞,
卅万大军不放枪。
黑水地牢十四夏,
白山炼狱万人丧。
莘莘学子习本事,
切记国耻与族殇!

走进秋天

周继坤

秋高气爽
瓜果飘香
摆脱了太阳的灼烤
避开了燥热的空气
树叶枯黄
散落一地
踩在脚下
发出清脆的声响
田野里的水稻
由绿变黄
微风拂拂
飘来阵阵稻香
秋天是金黄色的
我爱金秋时节
喜欢这诗意的落叶
更喜爱这风吹的稻浪
秋天让人沉醉
秋天引人深思
秋天是一年中的期盼
给人一种春华秋实的感受
秋天象征着成熟
秋天意味着收获
秋天是一个舒适的季节
更是一个充满期待的季节
有人喜欢多姿多彩的春天
有人喜欢充满活力的夏天
有人喜欢银装素裹的冬天
我却喜欢硕果累累的秋天
走进秋天
清新凉爽 风景如画
联想翩翩 感悟至深
让我充满着无限遐想

人在旅途

游太湖

吴小平

来到无锡,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游太湖,看看太湖的美景。

2017年11月5日8时左右,我和老同学刘正华、杨小春、王秀珠、喻秀芹等开着汽车,一路前行,来到无锡太湖停车场。下了汽车,沿着太湖风景区小道漫步,我们看到太湖边上杨柳飘飘,湖水清静,荷花依然站在水中。远处的苇花伸出可爱的小手,不停地向游客们招手致敬。太湖边上,微风吹过来,让人感到很凉爽。乘上太湖景区出租汽车,我们便来到太湖鼋头渚景区游轮上。

9时30分,游轮正式起航。女广播员开始广播:“欢迎乘上本次游轮,游客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站在游轮上,看鹤鸟飞来飞去,不停地侧着身子在水面自由飞翔。看着前方远处湖水围着一小块一小块绿色小岛不停地冲击,浪花一朵朵飞舞,面瞰烟波浩渺的太湖,真切感受太湖的湖光山色之美,让我们看了眼花缭乱。

鼋头渚景区为国家5A级景区,位于无锡太湖北岸的一个小岛上,因巨石伸入湖中形似神龟而得名。景区始建于1916年,面积达530多公顷。公园以天然山水为主,有鼋渚春涛、万浪卷雪、鹿顶迎辉、充山隐秀、太湖仙岛等风格各异的景点。同时,青山绿水中,长春桥、澄澜堂、飞云阁、广福寺、陶朱阁等园林建筑或古迹点缀其间,自然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相得益彰,难怪当年郭沫若游太湖后吟出了“太湖佳绝处,毕竟在鼋头”的诗句。我们看到岛上人流不息,导游不停地向游客介绍鼋头渚自然美景风光。岛上旅游商品很多,商家们不停地向游客兜售商品,小吃店处处皆有,地方特色菜肴和美味小吃让游客赞不绝口。

此时,同学们不停地选景拍摄,山上的水不停地飘下,哗啦啦的水流声不绝于耳,留下一张张珍贵的照片,留下一段段美好的回忆,并不时用微信发给群友们欣赏。

漫步在太湖鼋头渚风景区岛上,看太湖仙岛,诵芬堂、广福寺、樱花谷、山辉川媚牌坊、鹿顶山、震耳亭、江南兰苑、七十二峰山馆、大佛等美景,让我们流连忘返。站在太湖景区山顶上,只见道士坐在佛堂门口,男女出家人站着念经、烧香,游轮不停地开进开出,翱翔的海鸥、远飞的大雁,湖光山水美景尽收眼底。

告别太湖鼋头渚风景区,老同学杨芹为了活跃气氛,她一面走一面哼着无锡名歌《太湖美》,“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水上有白帆,水下有红菱,水边芦葦青,水底鱼虾肥,湖水织出灌溉网,稻香果香绕湖飞……”聆听着动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让我陶醉其中,多了一份对太湖山水好风光的赞叹!

历史岁月

那年头 那食堂 那日子

朱子丰

1958年秋天,新学年开学不久,县里要求我们丰中高中部的同学下乡支援拾棉花。我作为学生会主席兼一连连长(当时全县大办民兵师,丰中高三年级被编为一连)带领高三全年级的同学提早吃完午饭就集中步行到附近的大道公社双喜大队。我去找队干部对接时,他们正在大食堂用餐,我瞥见灶上的大铁锅里,桌上的大竹匾里全都是红豆米饭,几只大面盆里装满了菠菜豆腐汤。不论本队人或是外来客随到随吃,不需要任何手续。四面的白墙上贴满了《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大幅标语。

大道公社放了样子,全县各地几乎全跟了上来,很快掀起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风潮。据不完全统计,到当年11月,全县机关、工厂、农村共办食堂2870个,就餐人员386515人,占总人口459188人的84.20%。

这年农历十二月中旬,学校放寒假,我回到了西区农村老家。发现厨房里的灶台拆毁了,米缸、面罐子不见了。腌咸菜的大团子也搬了家。我心中有了数,家乡也搞食堂化了。当天傍晚,我随母亲自带碗筷去生产队食堂吃晚饭。四名炊事员两上两下,两人在灶台下烧火,两人在往粥锅里倒水,只见水花四溅,喷得旁边的人直喊“粥已经很稀了,怎么还加水啊,不是存心要我们喝薄汤嘛!”约莫过了十来分钟,从锅里打出来的粥薄东拐西的,而且黑乎乎、咯叽叽的,人人难以下咽。邻居汤大妈抱怨道:“这哪是人吃的茶饭啊,连猫狗都不沾!”原来这是稻草粉碎浸泡后放在锅里烧开后,煮成的“淀粉”粥。我没有办法,只好忍着喝了两碗充饥,早、晚饭如此,中午干饭怎样?我还在期盼在双喜大队拾花时那场景的出现。好不容易等到了午饭啦。这回不用碗装,而是用秤称,每人2斤干不干、烂不烂的饭糊糊,基本上全是菠菜、胡萝卜苗子等凑合成的。小萝卜切成片子加盐水烧成汤,每人一小碗。多数人没胃口,吃不下,可我会完喝光了。还得到了食堂徐会计的表扬。

两地吃食堂,使得我搞不明白,生产队同样办食堂,差别怎么这样大:东部恩区,大米加红豆、菠菜豆腐汤;西部

七色童年

“凿铜角子”的古镇童年

丁日旭

“凿铜角子”是白驹镇上男孩们最爱玩的游戏之一。那时候没什么玩具,玩的花样也不多。男孩推钢丝圈圈、打光光儿(陀螺),女孩踢毽子、拿母儿……却也把童年的世界玩得很嗨。

铜角子,也叫铜板,中间有一个四方眼的叫铜钱,雅号“孔方兄”。铜角子比铜钱稍大些,实际上就是没有眼的铜钱,像“光绪元宝”之类的。

凿铜角子,可以多人一起玩。几个孩子聚在一起,先要比出头家、二家来,入选的两个人才有资格玩。首先,在空地上划出两道相隔三五步的横线来,所有愿意参加的人依次站在面前这条横线里侧,望那条横线上摆投铜角子,靠线越近者越好。只取前二名,余者只能淘汰而围观起哄,等待下一轮再比。遇到上下微末相差不多,肉眼看不出来差距怎么办?就地取材掐根芭依草棍儿一量,立马见功效。这就正式进入第二阶段,凿铜角子。

凿铜角子方法很简单。由裁判将二家的铜角子放在地上,由头家用自己的铜角子朝地上的铜角子瞄准了使劲攞下去。有的人使坏,把铜角摆在

斜处,一凿就没了;也有把铜角子放在凹处,凿得麻麻点点甚至舀得变形。起先得约好了,头家可以凿几次?要是被凿漏没了或是凿坏了,怎么办?一般选择直接拉倒,下次不带你玩了。也有比输赢的,利物就是手里的铜角子。有的孩子从家里偷偷地拿出一个大些厚些的铜角子来,不论别人怎么凿,也飞不了也不得坏,而轮到他凿别人,准赢。于是,又有从家偷偷地拿来银元玩的。输赢不定,一旦要是被家里大人发现了,准挨一顿胖揍。还得向赢了的追索赃物。

那时候铜角子、铜钱不稀奇,家家都有铜角子,还都是真的。现在有的人家结婚砌房子什么的,到街市向卖此类物件的摊贩手里,买几个铜钱作为“子孙钱”用,我怀疑不一定能买到真货。

随着时代的变迁,年龄的增长,儿时在那古镇凿铜角子的过往已经成为美好的记忆。一位儿时一起凿过铜角子的朋友,还保存着一枚被凿成“麻脸”的铜角子。抚摸着上面的麻子,一脸
 的开心与陶醉。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健康饮食

保持身体健康 饮食平衡